

二〇〇五年二月份月會

專題講座 講題：

無線科技在商業上之應用 (RFID知識和經驗分享)

1.何謂RFID無線射頻識別；2.企業應考慮之事項；3.對企業的益處；4.面對的挑戰

主講嘉賓：吳淑明學長 (73勤)

講者簡介：

吳淑明 (IBM中國香港有限公司無線及電子商業香港區總經理、1973年級勤社) 吳淑明學長於培正中學畢業後即赴美深造；大學畢業後加入IBM服務至今。

吳學長擁有資訊科技行業的經驗長達28年，特別是在資訊科技應用與執行、科技資源規劃及商業管理和開發等各方面均有專長。目前負責IBM亞太區內兩個高增長和新興的科技範疇：無線科技和數碼媒體。



二〇〇五年三月份月會

專題講座

講題：婦女保健

女性在現今的社會，所擔任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又是太太；又有職業；又是孩子的母親。分身不暇，要在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社交三方面達致協調，才是健康的人生。

主講嘉賓：林凝芷醫生 (83凱)

講者簡介：

林凝芷醫生 | 婦產科專科，香港中文大學

醫學院內外全科醫學士、英國皇家婦產科醫學院院士、愛爾蘭皇家醫學院小兒科文憑、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 (婦產科)



二〇〇五年四月份月會

專題講座

講題：誹謗

主講嘉賓：周紹榮律師 (89禮)

講者簡介：



周紹榮，周佩芳律師事務所合伙人，1989年獲取執業律師資格，專長商業法，尤其喜歡研究傳媒及個人私隱方面的法例。

內容簡介：

個人聲譽以及企業的商譽是個人及企業最重要的資產，現今資訊發達，加上互聯網的日益普及，有損個人聲譽及企業商譽的失實言論及報導轉瞬間便可流存至世界每一角落，例如：

1. 報業雜誌對閣下作出斷章取義或扭曲事實的報導；

2. 被炒員工在網上發放有損貴公司商譽之言論；

3. 顧客向傳媒作出對貴公司不公平及失實的投訴。

周紹榮律師以活生生的案例，替你評述誹謗法，這世界上最古老的法例之一，能給予你的保障。



參與月會同學均用心聆聽

二〇〇五年五月份月會

專題講座

講題：黃金歲月有所為

主講嘉賓：林淑儀學長 (79榮)

講者簡介：

林淑儀學長於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畢業，後加入社會福利署工作，至今已二十餘年。期間主要的工作包括感化服務、家庭服務、社工學生實習督導、與及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自二零零一年起成為本港首批負責培訓警務人員、社工及臨床心理學家擔任「保護兒童特別調查」工作的認可導師之一。現任安老服務科高級社會工作主任，負責協助推行長者社區支援服務與及預防和處理虐待長者問題的 policy，同時繼續兼任保護兒童特別調查的訓練。

內容簡介：

大家是否已有計劃如何度過晚年生活呢？特區政府在近年發表的施政綱領中，以「提倡積極、健康的老年生活」為其中一項重點工作。社會福利署及安老事務委員會分別推行「老有所為活動計劃」及「康健樂頤年」運



動，鼓勵長者與時並進，建立自尊、自信及健康的生活方式，改變社會人士對長者的負面印象，並期望透過各種活動，推動長幼共融。為響應世界衛生組織於二零零二年發表的「Active Ageing」(「積極老年」)的政策綱領，政府正把「康健樂頤年」的概念逐漸推廣為「積極康健樂頤年」，就「健康」、「參與」和「保障」三方面作出更廣泛和深入的討論。

家長八達通

重組課程新作風

除了和鄭校長談離任的難忘事外，Elsie也有和候任校長葉賜添談過，原來葉副校長也是培正舊生，他說當年老師很注重學生根基的培訓，好像數學科，就要學生把整本書的內容都弄清楚，讓他們可深層掌握知識；另外亦要學生紮好根基，方法就是做大量練習。

計100條數奠根基

「好似一次過做一百條數，老師是不會別題目給學生做。」葉副校長說透過這些方法，學生的基本工夫會做得純熟，不易計錯，甚至一看到題目就知道應該怎樣做。「但現在教數學，最重要學concept(概念)，學生做練習，做幾題就好，因怕做得多學生會悶！」葉副校長慨歎今天有些高班學生，連四則運算也計錯，這是根基不夠紮實所致。

至於接任校長後的大計，葉副校長便對Elsie表示，由於現

時初中科目有十多個，故他會重組課程，將某些科目合併，並會將每個科目內的各課題去蕪存菁，須操練的課題會加重，而有些可用電腦代勞的課題，則會減少；「學習是要吃苦的，若能在過程中找到樂趣，就一定會成功。」

葉副校長說，培正未來仍然會維持母語教學，但會積極發展學生的語文訓練，在非上課的環節，亦會增加學生講英文及



鄭成業校長(左)在培正新禮堂前，交棒予副校長葉賜添。何健勇攝

普通話的機會，「日後學校會設立不同的zone area(區域)，學生去到某個區域，就要跟隨該區的指示，只准說英文、普通話或廣東話。」學校亦會加強培訓老師學習普通話，令老師日後可用普通話教中文。

Elsie 陳

羅慷烈老師榮獲香港大學頒發「名譽大學院士」

香港大學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舉行頒授儀式，授予五位香港傑出人士「名譽大學院士」銜。

據新華社香港十二月十六日

電，五位傑出人士是：著名動物學家、農業學家陳曠安教授，著名律師陳志海，「香港大學骨健基金」創立主席利陸雁群，「明日棟樑青年領袖獎勵計劃」發起人李麗娟，著名語言學家、詞人羅慷烈。

這五位獲頒「名譽大學院士」銜的傑出人士，不僅在專業領域內有突出成就，而且樂於社會公益事業，支持福利工作，服務弱勢群體，並積極推動香港與內地的各項交流。

香港大學「名譽大學院士」銜設立於一九九五年，旨在表達對貢獻香港社會的傑出人士的尊崇，並加強大學與社會的關係。

按香港大學中文學會記錄，羅慷烈老師曾任中文學會副會長多年(1968-1969,1969-1970,1970-1971)。



以下報導乃摘錄於香港大學12/7/2004網頁

HKU to Present Honorary University Fellowships to Five Distinguished Persons

Five outstanding individuals will receive the Honorary University Fellowship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on Thursday, December 16, 2004. The fellowships will be presented by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K P Li, HKU Pro-Chancellor.

The Honorary University Fellowships were created in 1995 for those who are held in the highest regard by the University and to establish close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mmunity. Professor Lo Hong Lit (羅慷烈教授) is one of the 5 recipients of the 2004 Honorary University Fellowships.

Professor Lo Hong Lit (羅慷烈教授), retired professor of HKU's Department of Chinese, is held in high esteem in Chinese academia first of all for his achievements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His scholarship extends into the Confucian classics, Chines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different schools of ancient philosophy, the great anthologies, as well as classical philology and phonology. He is also one of the finest poe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He taught in HKU from 1966 to 1983. During these years he had supervised well over forty postgraduate students pursuing higher studies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羅慷烈教授 演講宋詞兩大宗

著名國學家羅慷烈教授於○二年四月廿七日(星期六)應香港中央圖書館邀請，在圖書館演講「宋詞兩大宗——蘇軾與周邦彥」，三百餘人出席。

羅教授在演講中，指出在宋詞史上只有蘇軾和周邦彥二人堪稱大師，這由當時學者為其注詞可以反映出來。

「宋人注東坡詞有二種，注清真詞有四種，這是其他宋詞人沒有的，可見兩人在當時很受歡迎，一派宗師。」

蘇軾和周邦彥兩人的年紀相差不過二十歲，共同經歷五個帝王時代，之間竟無來往，不能說不是一大遺憾。

這可能因二人的政見立場不同；當時朝廷黨爭激烈，保守和變法兩大派別，蘇軾屬於保守派，周邦彥則是變法派，政治立場不同，故保守派執政時，蘇軾返回朝廷，清真被逐在野；到了變法派當權，蘇軾被逐，周邦彥回朝，導致二人沒有機會見面。

羅慷烈在講座中，糾正一般人的錯誤觀點。例如蘇軾並不是長子，大哥早逝，所以令後人誤會，以為蘇門只有兩子。蘇軾並沒有妹妹，蘇小妹是後人強行「創造」的。至於周邦彥和李師師、宋徽宗的三角戀，也是子虛烏有，乃小說家捏造。羅慷烈說：

「宋徽宗出世時，李師師已經紅透半邊天，起碼比他大二十歲，宋徽宗有六十多名子女，後宮佳麗如雲，會對年長二十多歲的李師師有興趣？」出席者聽得津津有味。

中央圖書館一周年紀念，這是「當代傑出學人文史、科技公開演講」其中一講，館長脫新範女士主禮，杜祖貽教授主持。羅慷烈教授演講過程全部錄影，可入公共圖書館網站瀏覽。

1963年入學的初一年級學生是僑光(廣州培正剛社)歷年人數最多、最有朝氣(20個班600多人)，又是讀書最少、經歷坎坷的一屆，讀了不到一年書就碰上「文革」停課鬧革命，最終以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離開校園。

當年不滿16歲的虞皓是12班一名小弟弟，也跟著上山大車乘着一「紅衛輪」，到了海南屯昌縣的中坤農場，開始了住茅屋、拿鋤頭的開荒砍叢、種橡膠的軍墾生涯。

1974年虞皓作為「工農兵學員」，有幸進入取消高考後的高等學府就讀，成為華南農學院植物保護專業的學生，1977年畢業後到了韶關市農科所從事植保工作，1983年調進廣東省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

二十多年來，虞皓致力從事水稻、蔬菜病蟲害發生規律及防治技術的研究，針對我省生產的實際立題進行卓有成效的研究，許多論文發表在《廣東農業科學》等

期刊上。特別在無公害蔬菜生產技術規程的研究中成績顯著，帶動了全市菜區(含縣級市)全面實施無

(喬宣)

中國水稻蔬菜蟲害防治權威 ——記廣東省農業科學院虞皓學長(剛社)

生產安全技術規程」成為廣州市農業標準規範，對我省農業生產，尤其是蔬菜生產作出了較大貢獻。

虞皓憑着高度的敬業精神和專業技術水平，經常深入蔬菜生產基地調查研究，為菜農解決疑難問題，並積極進行科技知識的普及，每年在全省多個蔬菜生產區講授蔬菜病蟲害防治技術。他的科技成果豐碩，共取得12項，其中《廣東水稻品種對白葉枯病和稻瘟病的抗性研究及其在抗病育種上的應用》，榮獲1989年廣東省科技進步一等獎，2000年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全面推廣應用無公害蔬菜生產規程》榮獲1989年廣東省農業技術推廣一等獎，《無公害蔬菜生產應用技術的研究》及《節瓜枯萎病的研究》榮獲1989年廣州市政府蔬菜生產科技貢獻一等獎。

「有志者事竟成」，虞皓的成功之路是「老三屆」的範例，也是「培正人」的驕傲！

德社(87)方志剛學長

創建地下天文台網站

培正德社同學方志剛展示其唐樓天台的私家氣象站，收集氣溫、風速、風向、氣壓、濕度等數據，資料便自動傳送至家中儀器。

香港天文台台長方志剛成立地下天文台絕非與官方唱對台戲，只是將更全面、更專業的天氣資料，在一個網站平台讓一群氣象發燒友互相研究、切磋。

方同學成立這個民間天文台目的只是純為個人興趣，提供一個網站平台讓氣象發燒友就氣象問題討論、互相切磋一番。「自小便開始對「颱風」感到興趣，不明白為何有些颱風明明走左，又會返轉頭」所以一有颱風，即使凌晨3、4點，也會起床開着收音機，把颱風的「北緯幾多度，東經幾多度」記下，並在地圖上寫下颱風移動路線。」

方志剛在中學時已經作氣象預測，「都幾準架！有時親戚朋友都會致電問會唔掛8號風球，用不用返工！通常都有八成準！」雖然熱衷氣象學，但由於大學並無相關課程，故升讀大學時只修讀電子計算學，但卻對方志剛有着重大的影響，自大學畢業後，便往城市大學跟着著名氣象學家陳仲良做研究颱風的助理，得到陳仲良經驗分享，令方志剛得益不少，在台約結束後便

開始正式踏入天文台任學術主任。

自進入天文台工作後，雖然做的是有關氣象工作，但卻令方志剛感到有點「格格不入」。他指出，在天文台工作，是一門社會科學，而非純科學。譬如在取捨是否懸掛颱風信號時往往要作出整體的社會顧慮，包括考慮經濟理由，如「掛風球的時間，其實最終都係掛左，不過可能會掛早D或掛遲D，結果都係一樣！」雖然會有人執着於「幾時掛」，但若考慮整體社會利益時，就算有點偏離科學根據，是沒有問題的，只是兩者着眼點有所不同。

▲方志剛簡歷▼

- 71年 香港出生。
- 78年 颱風愛娜絲兩次襲港，對氣象產生興趣。
- 87年 培正中學畢業。
- 92年 於中文大學取得學士學位，任職城市大學研究助理，負責颱風研究。
- 93年 任職天文台學術主任，先後負責環境輻射監測，天氣預報及電腦程式編寫。
- 95年 地下天文台網站。
- 96年 任職公開大學。
- 98年 香港大學取得碩士學位。
- 2000年 至今 任職CZ國際新聞網絡。

2004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授勳，培正校友有多人名列其中，可喜可賀，計有：

金紫荊星章 方鏗 (1956瑩社)
銀紫荊星章 廖約克 (1963真社)
銅紫荊星章 齊欽 (1975勤社)

銅紫荊星章 何建宗 (1975昕社)
榮譽勳章 蕭文波 (1957輝社)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譚日旭 (1976捷社)

四十五年前往事奔來眼底

七十歲老師細說當年風趣

梅修偉老師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間與
林子利民在長途電話中憶述緬懷坪石培聯老師間花絮

這是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日下午六時零五分，住在美國 Las Vegas 的老師，與住在加州 Santa Ana 的林子，在長途電話中懷舊，閒話四十多年前粵北坪石培正培道聯合中學時代的花絮。今天老師說起兩個當年的故事。

老師說：(一) 割雞

「有一天，住在松嶺山近頂的林瑞銘主任，他太太丁汝男老師兩個人割雞，割好了，放下了雞，轉身去拿滾水來，準備淋在雞上，好方便剝雞毛。怎的滾水拿來了，卻不見了割好的雞。於是兩個人到處找，整個廚房都找過，也沒有雞蹤，實在不知所以然？過了三幾天，近我們山腳散院的鄰舍黃日樵老師，發現家裏的雞籠內，多了一隻陌生的雞客，這雞客來歷不明，打聽下，才知前幾天林主任與丁老師曾經走了雞，於是細心檢查看那客是否有割過的痕蹟。察看結果，曾被割過，可是傷口已復原了。……」

我們奇怪，丁汝男老師是教高中一生物科的，難道雞是林主任割的嗎？……」

老師邊講邊笑，我已笑得合不起嘴來。想起了自

己四十一年前，新做媳婦的第三個月，家姑生日，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割雞，也是最後一次，幸好那一次我沒走雞，不然，又有故講了。

「老師，您割過雞嗎？可有走了雞？」我笑着問。

「割過了，沒有走雞。」老師答。

老師說：「如今講第二件事了。」

(二) 散院

「散院」即王老五館。有一天，我們幾個王老五教師，想出了要做一件事，就是這散院要有一個散院皇帝。於是徵得林瑞銘先生同意，我們選了一個最新來散院入住的為皇，那就是音樂老師鍾華耀先生。他剛從香港來的，我們準備在短時間內為新皇進行加冕大典。我想，皇帝應有個皇璽的，於是，我找到了一件方形的六吋的木頭，在很短的一小時內，刻上了「散院皇印」四個字。以後有關散院告示，都蓋上這皇印，這印差不多與紙章一樣闊，說到皇帝，鍾華耀先生以為這真是傳統，也沒甚麼意見。

當日加冕前，我們吩咐散院工友，請他們把守入散院通道，不准閒人及學生內進，直至通知他們散班才止。於是，來參觀觀

禮的主任，或其他老師到齊後，散院皇帝加冕典禮節目開始了，司儀先請林瑞銘先生致詞，他說這散院選皇及加冕，是很好的作風，……他很幽默，一本正經，一點不露笑容，完全是英國人的幽默風格，根本平日，你（抑）他，他也不會笑一笑的。可能當時林先生樣貌歡容一點已是笑了。他宣布加冕典禮開始進行時，不知誰，忘記了，卻說請嘉賓致詞。原來當日瑞銘先生把他的人客也帶到散院來看熱鬧，而事先可能林先生未有洩露這次加冕只是生活活動的一次玩意，而這位客人，倒也認真起來，以為是真的傳統，於是又一本正經的說了兩句，他說很高興適逢其會，能參加觀禮，沒準備說些甚麼，但覺得這傳統不錯。……他說完，我們例行鼓掌，其實鼓掌時的笑與歡樂，是另有奧妙處，只不過借多謝嘉賓而掩遮我們糊塗的笑意吧！

開始加冕了，忘記是由那一位女教師主禮，但見我們選立的散院新皇出場了，這當然是鍾華耀先生啦！他身披皇袍（不知是誰的紅色毛氈），一手接過皇璽，另一手持着皇杖（是一柄指天掃把），主禮人替他帶上皇冠（是一個字紙籬），加冕禮完畢後，我們還要新皇帝開開

金口，他也不知怎的，莫名奇妙地真的也說了幾句，他說他從未做過散院皇帝，以後許多地方，還得請大家多多指教。這幾句話說過後，歡呼、掌聲、笑聲便不在話下了。禮成後，我們目的就是藉此大食一餐，教職員飯堂內，說是散院宮庭群臣君主大宴吧！我們開心極進晚餐了。」

老師自然是說得很開心，笑得也很開心，林子聽得津津有味，事實聽一句笑一句，笑得把聽筒移開了嘴邊，免得笑聲震聾了老師的耳朵。我實在沒法關上自己的笑掣，很久沒笑得這麼燦爛了。我邊聽老師說時，也參雜了許多次說：「老師，笑死我了！」真的，忍不住笑，可能全屋只我一個人，所以笑得很寫意，老師說完了，我還不停的笑。

「利民，不要笑，還有呢！你還笑，便聽不清楚了。」

「好吧！梅老師，我不笑，您繼續說下去吧！」

其實，我答老師這話時，我真要透過一口大氣，才忍住了笑而說的。

老師繼續說：

「是這麼巧，加冕後的第二天，鍾華耀先生有位女朋友由曲江上坪石來找他，被我們一班王老五知道了，我們擁着皇帝，做御林軍似的，一齊跟到水牛灣接火車去。當鍾先生接到女朋友落火車時，剛站在月台上，我們異口齊聲的歡呼着：「皇后萬歲！」這一歡呼，鍾先生和那位小姐也愕然，就是火車卡上近窗口座位聽到的人，也伸出頭來好奇地望着我們；而月台上，在我們左右的上落客，也出奇地住了腳望望我們，而我們亦到此為止了。」

梅老師一邊說一邊回味，我呢？當然聽得入神，彷彿我們都仍在坪石，一時間忘記了目前……一邊聽倒像看着活動情況似的，我那忍得住不笑啊！更沒想到梅老師在電話的聲音和四十五年前在坪石上歷史課時的聲音仍是一樣，完全沒變，更且今天講故事和當年講歷史課一樣動聽。當年梅老師上課，從不帶課本，全是口述，我們筆記。但怎料到我半夜裏，還忘不了那習慣，終使電話談天時沒記錄，也沒錄音，總是心思思執起筆來，憑記憶寫回老師在電話中說過的。這些記錄，我可會有一天，抄一份給梅老師審核，看我的紀錄可合格否？可是，今晚這紀錄時倒很辛苦，不是嗎？更

不論怎，我也想不到我們當年當中二年級的老師和學生們課餘一樣愛玩的。更想不到林瑞銘主

任，也隨眾開心，這與大家同樂的風度，是很值得我們敬重呢！

憶錄於八八年十一月十日午夜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號長途電話談天中之一

(三)「三六」會

坪石培聯的老師們，不久有一個「三六」大會，凡參加者，必要簽名，且要加簽個「到」字才算準確。有一次，趙恩賜校長初抵培聯作客，仍未定去留，那就更未上任，坪校各主任及教師，特開「三六」會大宴嘉賓。

佳餚美味，香滿教職員飯堂，有否酒酣耳亦熱了，怎會不暢所欲言！席中有人問趙校長：「今天的饒好味嗎？」校長讚美味，還反問其中是甚麼肉。答的人說：「這是本地羊肉」，以後，這新名堂又上口了。

記於是日夜深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梅老師電話中話舊

(四)知之不知

不知亦知之也

有一天，楊元勳老師、梅修偉老師和林瑞銘主任三位在飯堂內，見大廚養的兩隻生疵狗

仔進來覓食。

楊老師問：「瑞銘，你估生疵狗仔食唔食得呢？」

林主任答：「都怕食得掛！」

過了幾天，梅老師忽然覺得唔見了廚房兩隻生疵狗仔入飯堂來，便隨意問問正在飯堂工作中一位工友，怎麼不見了那兩隻狗仔呢！

那工友答：「唔知道啦！」

此則，知之不知，不知亦知之矣！到底狗落誰家熱肚腸呢！可是湊巧！

記於通話是晚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下午通話中梅老師懷舊之一

(五)深秋進補

果子狸、七間狸、黃猿、蛇、穿山甲，許多山珍野味，都是來自山林荒郊中的，坪石培聯原就建立在原野荒郊中的白沙河畔武水之濱，小動物與飛禽，也常見三兩種穿梭在松嶺山上的山谷和松林間。

有一天，梅修偉老師在散院附近，發現一隻夜遊鶴屹立在松樹梢頭，他便匆匆回院，取了牠的獵槍，然後瞄準夜遊鶴，一發中的，他高興極，托工友買了兩

隻雞回來，以雞炖夜遊鶴大宴散院同事。

這事，楊元勳老師知道了，剛好他的長子有空，便叫他的長子，借了梅老師的獵槍，在松嶺背後荒山守獵夜遊鶴的蹤影，可是守候整日，鶴蹤渺然，但他的腳卻辛苦了。

又一天，何國勳老師發覺梅國芳牧師園子籬笆上，有一隻果子狸爬在那兒，他也匆匆取了梅修偉老師的獵槍，向那籬笆上的果子狸發射了。那曉得果子狸命不該絕，但是，梅牧師師母種的又紅又大的和那還青還細的番茄，卻跌落了幾斤呢！

記於當晚午夜

(六)傻女，聽下去吧！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二號與梅修偉老師的電話節錄

老師說：「你可還記得？你們學生游泳的時候，老師們不下水的，你們走了，輪到我們老師下水了。多數是黃昏後入夜前，或月色下。

有一晚，入夜了，月色下，霧景迷濛，我獨個兒在散院倚欄欣賞夜景，山谷間的田陌很寧靜，周圍都很清幽安

祥。就在東望白沙河邊之際，那兒隱約有兩枝垂吊着白色反光的東西，幌幌飄飄擺蕩着在離地面不高處，似向着這邊移動過來，越蕩越近，霧色中想看但仍分辨不清楚，倒似兩條腿骨，心又驚，又好奇，自言自語地喃喃的說：

「唔係呀嗎？咁猛嘅！」不覺毛髮悚然，而那飄飄蕩蕩垂吊着的一對長柱白骨似的東西，真的越來越近了……

「唔！老師，不要說下去啦！我怕呀！不要說呀，家裏只我一個……我怕黑的……」

「傻女，怕甚麼？聽下去吧！」

我不敢出聲，又怕，又想聽。

梅老師又繼續說了：「那迷濛中，反光似的白骨，真的向我這邊來，我越怕，也就越想。我心說：『猛就猛啦』。後來近在前了，原來，你想是些甚麼？

是黃偉才老師和葉夏民先生兩個人少曬太陽的四隻美腿呀！他們從河邊泳池完回來，上身披

着有色毛巾，而兩個人的腿，在霧和月色下特別發白光，人又高又瘦，從遠而近，真像是飄動着的一雙白骨，唔

到我唔嚇了一驚！」

我聽了，由驚到笑，怪不得老師說：「傻女……聽下去吧！」這一句了。

我告訴梅老師我想記下他所说的。他說：「你記不到我的語氣呀！」這又的確是。除非我錄了音。如今想來也不成，因為我的是一枝禿筆！終使錄了音，也寫不成。

梅老師懷舊中再話散院。雖然在電話中談天，但從聲音、語氣間，是知道老師心境的。終使是二三十分鐘的

通話，只要其中可以令梅老師歡愉片刻，忘記心疲力倦，棧子是盡心盡意達這目的，梅老師開心，聽到他的笑聲，我就更開心了。不為甚麼，只因為您是老師。」「先生食，棧子服其勞。」「今日棧子還未做，只能區區於電話中談天，還深謝梅老師不嫌棄，這兩三個月來，三兩天內，不是老師來電話，就是我去電話給他了。事實，正如林瑞銘主任，我尊之如父，梅老師雖只比我長幾歲，但我敬梅老師亦一如林主任。寫到這裏，不由我不想起家父，記得，當父親遇到生意

上，環境心境都不如意時，我沒力量為父親解決困難，惟有偷機會引他開心一陣子。他也了解女兒心意，當他開心時，總會慈祥的笑着，摸摸我的頭髮，叫我「傻女」或「貔貅」。

我就是他的這麼一個女兒了。……那麼梅老師的一聲「傻女」，如今還有誰會這麼叫我呢！

言歸正傳，不然，要是國文老師批閱，那上面一段便離題萬丈了。

說到老師再話散院：

(七)惡作劇

「散院有好幾位老師住的，一邊是男老師住，一邊是女老師住。有一天，我們男老師請女老師們一起打邊爐，就在我們這邊吃。豈料當晚，由於地板上滴了油漬，引來了幾隻老鼠，一夜不寧。後來，我們惡作劇了，要女教師回敬一餐，在她們那邊吃，於是，當晚又把老鼠引到她們那邊去。半夜裏，嚇得她們起來趕老鼠，我們還裝着不知道，躲在房間偷笑呢！」

「好叻呀！梅老師您們！」我忍不住，還是偏幫我們女的答了一句。老師仍在笑，我也

在笑。

其實，學生常會惡作劇，想不到老師們也一樣愛玩的。當年部份老師當然比我們高中二三的學生年長上二三十歲，但是，散院中住的老師，恐怕長不過我們十歲八歲吧！梅老師原來也不過比我長六歲吧！難怪他們離開了教席，回到自己的園地時，便這麼愛玩和跳皮了。我想那時的林瑞銘主任，在看管八百棧子之餘，還得關心這群年輕的大孩子。雖然林主任常板着面孔，但我卻看出林主任的眼神是很慈祥的，從未露過惡意。要不是聽梅老師說坪石往事，我還未欣賞到林主任處事、處人的作風呢！怪不得梅老師也那麼敬重林主任了。

記於當晚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廿四號，我和梅老師又談天了。節錄其中對坪石培聯的又一次追憶

(八)從不易露的一絲笑意

「利民，你可還記得軍訓教官黃宗堅嗎？」

「老師，記得，我還記得另外一個教官，他的花名是『大撻地』！」

「那麼你可知軍訓不合格，不能升級，也不能畢業的。記得一九四三年，考完大考後那次教職員會中，各級教師對學生成績，作一報告。林瑞銘校主任是會中主席，大家教師輪着把該科不及格的學生名單讀出，當時黃教官讀到高中三畢業班那幾個軍訓不及格的名字時，我們幾個有份教高三班的老師，都感到很突然，而交頭接耳地談論着。林主任意會到我們幾個教師的感受，同時他也知道那幾個軍訓不及格的都是高材生，成績數一數二的，怎可以因軍訓不及格而留班的，豈不笑天下之大話！於是林主任似乎突然心生一計，他很客氣地問黃教官——

林主任問：「黃教官，在培聯軍訓教官方面的職責，最高是那位呢？」

黃教官答：「是培聯軍委會的主任。」

林主任忽然很嚴肅亦文靜的說：「我以培聯軍訓委員會主任命令。」就這停住了。

黃宗堅教官立即站起雄赳赳的立正行禮說：「見禮。」

這突然，我們在坐中人，立時也呆了一

呆。但見，林主任嚴正的說：「我給這幾個高中三軍訓科不合格的學生，全部軍訓及格。」

此時，仍站着的黃教官又肅然一邊見禮，這邊答：「是。」然後才坐下來。

（當時林主任有沒有還禮呢？梅老師沒說，但照情形，林主任當時應該有還禮的，嘻！不然，便難怪學生軍訓不及格了！）

黃教官坐下後，林主任又若無其事的繼續討論其他問題了。

散會時，我發覺林主任稍露他從不易露的一絲笑意，而我們大家同事，也微展會心的歡容。瑞銘先生也確實有令人尊崇的微妙處！

梅老師笑着追憶地說，我也欣賞着他每一句憶述。心想，怪不得梅老師在一向言談中都那麼地敬重和想念起林瑞銘先生的。而我，也一樣，這八年重逢以來，是多麼敬重這一位八十多歲的「坪石培聯之父」啊！這八年來，我從港返穗五十多次，能看到這位老人家無數次歡愉的笑面，他開心，我們做棧子的更開心。可是近兩年，我就是站在他面前，叫他，問他，他也說不出我是

誰了。心酸的是我，他已想不起我這一個棧子了！我仍回去探望他，可是，我再引不出他的笑容了！陪他老人家往東山浸信會守主日，陪他在東山東湖晨早散步，接他遊車河，到郊外鹿湖遊覽、午餐，也到東方賓館和其他棧子暢聚半天……往事只留得回味。廣州的幾位同學，都和我一起陪着林主任歡愉地渡過無數次的相聚。梅老師，您欣賞林瑞銘先生，我們坪石的一群也有同感呢！

您說起軍訓，我也想起了畢業試時考軍訓，練習那是必然的，但考實彈射擊，六發子彈，立、跪、臥，三個姿態發射，部份姐兒是會閃縮一點，一來女同學連長槍也從未拿過在手，何況一考便實彈發射了！而且考前幾分鐘才教如何持槍，如何上彈，如何發射，及立跪臥的發射姿態又應怎樣。假如娘兒們扭零一下，未聽清楚，或一不留意，到考試實用時，便不知所措了，及格不及格，也就只剎那間的定段了。我呢？一世人只怕黑，打槍這麼好玩，六發子彈實在太少了。雖然也只首次操作，但很有興趣，看不

出我們男仔頭吧！可是，一世人了，就只那麼一次玩真槍。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廿七號

這天，我慣例是先向梅老師問安，談談他近兩天來的健康情況，然後看老師的心情，只要他不嫌煩，也不論那個電話是他打來，或是我打去，我總很喜歡聽他講，也不論他講的是病況，或是往事，還是對師母的憶念……我都很願意聽，希望這能分擔一些兒他精神上受的壓力。

今天老師又開心地打開追懷坪石時代的門

（九）王老吉

「今天我及講另一件事你知道吧！」

「好呀！老師，我最喜歡聽您講故事。」

「不是故仔呀！是真事呀！」

「是。是真事，老師您說吧！」

「坪石培聯有一位地理先生姓王的。我們老師改他的花名叫『王老吉』。他每逢開教職員會議時，都喜歡改卷或改簿的。有一次，我們選教職員會職員，他又埋頭改簿了。到會議快結束時，我頑皮地对王老

吉說——

我說：『王老師，我們選到你做教職員會的生活組長呀！你怎麼表示呀！』

他聽了，如夢初醒，急忙放下筆簿，一邊說：『不成的，我不會做。那麼我要立即辭職先。』

於是他立即舉手，林主任身為主席，見這位同事突然舉手，便問他有甚麼意見。

他對主席說：『主席，你們剛才選我做生活組負責人，我不會做，我要求辭職。』

大家聽了，莫名其妙。林主任心知這位仁兄一向開會都知所以然的，這回又不知被誰開的玩笑。於是他很平靜的向大家覆述說——

林主任說：『剛才王先生話選到佢做生活組嘍！如今要辭職，你們大家意思怎樣？』

林主任是一本正經的說，沒有露出一點笑意，但大家倒意會地笑着說可不准辭職呀！其實大家立即心知這位同事向來烏龍，也順便取鬧了。瑞銘先生見大家鬧着玩，於是微微地笑着對王老師說：『如今大家反對辭職，那便留在下次會議再解決吧！

現在散會了。』

我們就在這頑意中散了。」

老師，想不到您們這麼頑皮，林主任也隨您們一起玩耍，這倒是黑板生涯中的一些歡愉的點綴。

自知道梅師母去世後，便在香港致長途電話到拉斯維加斯向梅修偉老師致候，及至移民抵美，撥電話更近了，於是與梅老師通話更方便。但在談話間發覺老師精神極度萎靡不振，且極灰暗，使棧子感到人生失了一個老伴，原來是這麼淒涼落漠的。但有甚麼方法可以開解老師對自己行動、健康有自信呢？因為自在美首次通話後，梅老師三天兩日便會來一次電話，說的不是頭痛、肚瀉，就是便秘，甚麼也不想吃；不然就是出街行兩步，自己控制不住行路的速度向前急急腳衝行而跌倒，就是站着也會沒力的滑下地上。有時又說覺潮熱，不然又傷風感冒，總是對自己甚麼信心也失去，這怎好？於是我開始每隔兩天去電話給他，讓他可以在電話中消磨一點孤寂的時間，

也希望提起他些微的人生趣味感，雖然很短的兩個多月的通話，似乎也感到老師在言談中開朗了，沒那麼灰暗，甚至會在電話中重提起半年多未提起過的二胡和小提琴彈唱君怨和聖誕歌等給我聽，也聽到他歡愉的笑聲。終使短暫一瞬間，老師開心，棧子偷歡喜，這似乎令我感到是一份責任，也從未理會到每次三四十分鐘或二十分鐘通話的費用多少，儘管老師覺得倦了要收線了才收線。（我如今好倦眼睛倦得想合起來了，看這字樣就曉得吧！）而當晚就把電話中的兩人談話，並無修飾地補記下來，以上「緬懷坪石培聯花絮」，就是在八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多次通話記的六十五頁中，節錄出來的。節錄的原因，是梅老師有一次電話中說，問我有沒有記下他說的坪石花絮，要是記下來，可送給同學會通訊刊出。我曾答他有記下，但不敢也不想送去刊出，不過可以抄出一份讓他騰正，於是我便開始抄這部份出來了。（唉！倦了，眼倦！）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廿四 Santa Ana

培正首屆畢業生

梁宗岱大師文采

應刊在「紅藍文獻」

寅定校友：

你好，隨信附有支票一冊，是母校第一屆畢業生張宗岱500美元為「通訊」之用。

我二舅母林鍾敏超去世後，遺物中有「培正學校一九二三年級同學錄」一冊，是母校第一屆畢業生有同學錄出版，不過尚未有社名。同學錄內有許多照片，如在「建築中之古巴堂」、「課堂內容」——是我們坐過的「雞籠椅」；

教職相片中有馮棠校長尊翁馮星衡先生之照，是穿上西裝的。我社在東山高小年代，他是我們的書法老師，已不穿西裝，而着長衫上課。喜講笑話。一九二三年級畢業了好幾位日後母校教職人員如：李炎玲、李榮康、林瑞銘、鍾敏慧、龔振祺等，曾任「培正同學通訊」編輯的黃義、王煜的「水仙詩人梁宗岱」（見101期通訊，

（20頁）皆為該年級同學。該同學錄結尾的「留別母校同學書」出自梁宗岱手筆，今影印一份寄上，視為「紅藍文獻」不為過也。該同學錄的編輯為梁宗岱、李炎玲、陳信根及黃義。

聞說廣州東山培正圖書館有一本同學錄。不知港方有否！

謹此敬祝健康

莫權英（1943昭社）

留別母校同學書

梁宗岱 (1923)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此杜少陵哭李白之銷魂句也。綠陰夾道，芳草連天，杜宇聲嘶，鷓鴣啼遍，嗟呼！一九二三年之暑假期屆，級友等乃不能不捨母校而他之矣！相彼蛺蝶，翩翩醺醺；相彼沙鷗，怡然成群；人孰無情，誰能遣此？況同人等受母校所薰陶，同學所策勵，數載於茲。歡娛情摯，一朝言別，有不惘然傷神，悽然下淚者乎？

雖然，人生聚散，本有前緣。吾儕之不期而合，緣也；及期而散，亦緣也。而學問之敦促，前程之異向，又在在足以趣吾人上離散之途。夫豈得已哉！苟能神交萬里，魂夢時通，則雖地角天涯，奚啻相

晤一室！然而離愁巨斷，倦戀情殷，遊子腸摧，百感悽惻，有不能已於懷者。不揣冒昧，謹為我親愛之同學陳之。

人之生也，熙熙攘攘，遑遑彷彿，果何為哉？為社會之幸福也，為一己之私利也。然芸芸人事，外緣紛繁。苟非躊躇滿志，安能有所成就？此吾人所以負笈就學，為將來之準備也。流光易逝，轉瞬而此十餘載之準備時期，將隨滔滔之流水以俱去。苟猶飽食終日，以嬉以遊，蹉跎歲月，無所用心，則十數年如一日，亦將一無所成耳。幸福云乎哉？非然者，際此大好韶光，孜孜不倦，勉勵圖功，將個人之本能潛力，充量發揮

而展拓之，則前途安可限量！蓋不特一己之福利，抑亦人群之大幸也。此同人所望於諸君，充量發展個人之本能，一也。

「學校者，吾人之第二家庭也；培正者，吾人之慈愛母校也。」斯語也，吾人口言而耳聞之熟矣。然空言何補？亦貴乎吾人之能見諸實行耳。學術之奮勉也，行為之修謹也，團體之服務也，皆所以發揚母校，光榮母校者也。故母校之福利，當盡力肩之；母校之缺點，當勉力補救之。雖或校務有不愜意者，亦當原諒諸先生辦事之維艱，而求所以改進之。則母校之光榮，亦吾輩兒女之光榮也。同人等留校數年，毫無足以貢獻母校，引導同學者。清夜

自思，寧無愧死！惟冀諸君能盡力發展，補同人所不逮耳。此同人所望於各同學，盡心盡性盡力以服務母校之一也。

以上二端，皆諸君所日踐而實行之者，本無喋喋之必要。徒以期望情切，不暇擇而言之，聊以自勵勵人耳。至於造福人群，服務社會，則固諸君所寤寐不忘者，更不待同人之贅言矣。諸君勉乎哉！

嗟乎！別矣，親愛之母校！雲水迢遞，東山何許？望風惆悵，曷勝躑躅！別矣，親愛之同學！天南地北，各自西東；相去萬里，問難誰從？所望身雖遠隔，此志不容稍懈；學問道德，與時俱進。則他日相逢，庶可無愧於心乎？是視吾儕之努力已。

集體留下倩影以作留念。下午二時，由黎學長帶領，驅車前往虎門海防博物館參觀，展品豐富翔實，匆匆略覽，於下午三時五十分，團友始踏上歸途。（林學廉）

重米山莊重米遊

紅藍聚首樂悠悠

二〇〇五年八月七日（星期日）早上八時，由培正同學會發起，組團前往東莞暢遊，事前訂定為本會八月份之郊遊活動，並獲本會名譽會長黎藉貫學長相邀，前赴黎學長之祖居嬉遊。由團長張廣德及雷禮和副會長率領，一行人共三十餘位參與：劉志強夫婦、馬秋南、郭民安、蕭寅定夫婦、林學廉、蕭沛銀、余定邦、雷禮和、李永明、張廣德、潘嘉衡、陳允武、李嘉信、陳允武，從落馬洲過關後，轉乘由黎學長僱來之專車，載乘團友於十時三十分抵達黎學長之祖居，團友拾級而上，登進黎府，庭園廣闊，別墅四周，廣植桂圓（龍眼）樹，黎學長熱情招待

團友，隨便在園林四周，採摘桂圓品嚐，切勿吝氣，並指導揀選果優品種；果實細小為最甜美，摘取時應連枝採摘為宜，言畢團友不吝氣，各自向果園目標進發，以達各取所需；黎學長命親人，特送上竹籬於各團友身傍，除即席品嚐美果外，採摘美果帶回香港以供家人分享。庭園內，香氣衝天，黎氏家族及親友，全力投入為我們團友準備午餐，廚房置有三個古式圍爐，用作燒鵝之用，弔烤全鵝，下置木炭烤燒，相隔時段而不停轉動，至令滿意為止；團友圍爐觀賞，讚嘆不已。另類主廚，殺雞的殺雞，洗菜的洗菜，為我們團友準備午餐忙個不了。中午十二時四十分開始午餐，分開三席，除有香氣四溢美味燒鵝外，自養之走地雞，自種之油菜，以供團友大快朵頤，上湯瀨粉及冰凍飲品，足供飽餐。餐後往黎學長故居瀏覽，並齊在黎氏庭園前之「重來山莊」，集體留下倩影以作留念。下午二時，由黎學長帶領，驅車前往虎門海防博物館參觀，展品豐富翔實，匆匆略覽，於下午三時五十分，團友始踏上歸途。（林學廉）

廣東東莞暢遊小記



團友，隨便在園林四周，採摘桂圓品嚐，切勿吝氣，並指導揀選果優品種；果實細小為最甜美，摘取時應連枝採摘為宜，言畢團友不吝氣，各自向果園目標進發，以達各取所需；黎學長命親人，特送上竹籬於各團友身傍，除即席品嚐美果外，採摘美果帶回香港以供家人分享。庭園內，香氣衝天，黎氏家族及親友，全力投入為我們團友準備午餐，廚房置有三個古式圍爐，用作燒鵝之用，弔烤全鵝，下置木炭烤燒，相隔時段而不停轉動，至令滿意為止；團友圍爐觀賞，讚嘆不已。另類主廚，殺雞的殺雞，洗菜的洗菜，為我們團友準備午餐忙個不了。中午十二時四十分開始午餐，分開三席，除有香氣四溢美味燒鵝外，自養之走地雞，自種之油菜，以供團友大快朵頤，上湯瀨粉及冰凍飲品，足供飽餐。餐後往黎學長故居瀏覽，並齊在黎氏庭園前之「重來山莊」，集體留下倩影以作留念。下午二時，由黎學長帶領，驅車前往虎門海防博物館參觀，展品豐富翔實，匆匆略覽，於下午三時五十分，團友始踏上歸途。（林學廉）

覺社(35) 梁得靈

九旬耆英電腦作曲

向老學長學習

鍾伯拉

梁得靈是頗有名氣的音樂老前輩，是我校何安東老師的學生，他與何老師有着深厚的師生情誼。

梁得靈原是培正1935年覺社的一員，他經常參加培正的活動。今天我看到老人報中刊登了「九旬老伯梁得靈用電腦作曲」一文，至為感人。特此介紹給培正學子們要學習他學到老做到老的精神。（現將全文登在下面）

一曲悠揚動聽的《嶺頭風光》，從廣州嶺海頤老會老人公寓的401房傳出。今年90歲的白髮蒼蒼的梁得靈就在這里用電腦Microsoft的Encore作曲，當他把曲子打在電腦的五線譜上，按動電腦音響時，就傳出了優美動聽的樂曲。

梁得靈是音樂界頗有名氣的老前輩，他從1935年在培正中學開始教學生涯，曾任第一屆華南文聯音樂部部長、第一屆廣東省音樂工作者協會主席，從事音樂教學和創作已有60多個春秋，至今仍然在音樂教育園地耕耘。

電腦，他克服年紀大，記憶差的困難，花了一千多個鐘頭的練習工夫，除了英漢文字操作外，絕大部分時間都用在音樂寫作方面。他對學生、音樂教師和音樂家們說：「電腦這玩藝對我們音樂家大有裨益，尤其是作曲家不會用電腦會吃虧。」在他的帶動下，涉足用電腦作曲者約300，梁老伯說，自己剛開始接觸電腦，感覺它很難操作，有點抓不住的感覺。因為用電腦作曲不用電腦寫文章，作曲時既要用電腦語言，又要用音樂語言，如英文翻譯成電腦術語「量度」，但翻譯成音樂用語就是

「小節」，因此要既懂電腦語言，又要懂音樂語言。而且在電腦上的五線譜作曲，手握鼠標要穩、準、快，這樣才能把你需要寫的音符從圖表上「帶」到五線譜上，用數字把有關音符「帶」到五線譜的一線、二線或三線上，或者一、二線之間的第一間上。由於梁老伯已是高齡老人，因此手有點發抖，眼睛也不如年輕人敏銳，所以有時「帶」不上去，但他毫不氣餒，一次不行，又再來一次，他執著地按着鼠標，不讓音符「飛」錯位，如「飛」錯位就會出錯聲，按錯音符就會把「1」音奏出「3」音了。他因年老記憶力差，有時記不清操作方法，如弧線如何畫，畫錯位置節奏就不同了。於是，他就勤練習操作電腦的手法，使自己握鼠標的手法更穩、準、快。記憶力不好，他就勤做筆記，把操作要點記住，忘記了就看。經過艱苦學習，梁老師終於能熟練地用電腦作曲，最近他正在編寫培正校園歌曲，編成一個樂隊伴奏曲。

他對筆者說：「以前我作曲要請樂隊演奏給我聽，現在在電腦上創

作，只要用Microsoft的Encore作曲，把曲子打在電腦的五線譜上，按動電腦音響，樂曲就通過電腦傳出來，如果你不滿意，還可以再在電腦上修改，再播放出來，如此反復修改，能夠在短時間內創作一首好曲子。編樂時還可喜歡用甚麼樂器就用甚麼樂器，可以控制聲音的大小。」電腦的音樂功能真是汪洋大海，要掌握

有一定的難度，為了讓電腦作曲能普遍推廣，老伯憑自己一輩子從事教育的經驗和對電腦技術的掌握，自編了一套簡易學習、操作的MIDI教材，用的是Microsoft的Encore，讓小學生能夠由淺入深地學習，使他們盡量少用「電腦語言」而多用「音樂語言」，並教會了不少學生用電腦作曲。（陳明）

探訪何安東夫人 憶港校開幕銀樂表演

梁得靈(覺社35)

我住在中山八路頤老會，近來很想探訪何安東太太，但很久未能成行。頤老會的主管認為老人遠出應該小心一點，路途遙遠，本會要派車的話一時未能安排。我很心急，不再等派車，自己乘車，同行有兩位醫生，范醫生是本會醫生，另一位袁醫生是我多年的保健醫生。三人連續乘兩路公共汽車，歷時一個半鐘頭就到壽星大廈，上到六樓何夫人的住房令我吃驚，何夫人躺在床上，原來她跌過一交躺了二十天床。

我們半個多世紀不見

及回佛山，沒地方過

夜，很彷徨，培正老師林恩光讓他自己睡。我有那麼好老師們幫我我我不發奮學習嗎？

我又告訴何師母當年何老師在東山開辦的「安尼琴行」，我閉目回憶景象猶新，琴行地下有幾部Morison鋼琴，二樓是何老師的辦公樓，也是我學提琴的課室。琴行對面有一間賣椰子糖的甄占記。很有名。

我坐在床邊越談越多往事回憶，我告訴她有一次我復琴是在她的新房，他們結婚不久，我還記得他們還穿着漂亮的睡衣。又記得一次禮拜天上午復琴何老師叫我即時到教堂演奏海頓的小夜曲，老師幫我鋼琴伴奏。

香港培正分校開幕時，我們管樂隊要出隊，我沒錢在身，告訴林恩光老師，他給我一塊錢，是一個大銀幣，我就能成行了，那是我此生第一次到香港。

港校成立大會在露天開，我們樂隊坐前排，何老師忘記帶指揮棒，臨時折一根樹枝充數。當晚開晚會，我們樂隊演奏《Fifth Nocturn》是一首高水位的曲目，我們隊員技巧高，演奏的很好。

「培正通訊」精神食糧
請留地址以便寄發

印刊逾萬免費寄發
懇祈捐助印刷郵費

融社(38)學長畢業六十五周年社慶歡敘

林英豪

一九三八年級融社學長們以今夏乃該社同學畢業離校六十五周年，全體社友在七月十二日中午假烈治文山酒家舉行歡敘。社友伍廷法暨夫人、鄧卓堅暨女公子、梁廷俊、陳郁祈、許鐵誠。各位社友由各地區準時到達，嘉賓到有楊岳鵬會長(七四年級基社)、前任會長趙中復醫生(七三年級勤社)、林英豪顧問(三九年級勤社)、蔡偉海顧問(四〇年級毓社)、同學通訊主編李景晟學長(四一年級磐社)及周碧瑤(培道卅八級)、梁美華(昕社)。人數擠滿一桌，氣氛融洽。融社各學長均已年逾八十，精神奕奕，彼此暢談昔日紅藍舊事，談笑無間，盛會迄下午二時散席，並拍照留念。美國加州省會Sacramento雷錦濃學長曾以電話通過筆者各向社友致賀，友情可貴。



繼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廣州市備受威脅，母校當局鑑於形勢險惡，為維護學生安全，及使絃歌不綴，乃在當年夏季遷往廣東鶴山縣城上課。鶴城鄉村生活寧靜，惟交通不便，且衛生設備欠佳。學生到校上課人數銳減，教職員四折支薪，師生雖備嚐難苦，幸皆受基督真理之薰陶，紅藍精神之表現，共渡時艱。而融社百位社友努力不懈，完成中學畢業階段，猶為難得。翌年母校遷往澳門，融社學長乃在母校遷往鶴城之唯一的一「畢業級社」，在紅藍史上寫下光采一頁。

雷禮和學長
* * * * *

伍廷發(38融)託轉交該社離校卅年紀念午宴詳情，及相片一張，祈查收。

弟李景晟上(卅一年磐社)

圖片說明：
右起：楊岳鵬會長(基)、梁美華(昕)、周碧瑤(培道卅八級)、李景晟(磐)、蔡偉海(毓)、林英豪(勤)、陳郁祈(融)、鄧卓堅(融)、鄧小姐、許鐵誠(融)、梁廷俊(融)、伍廷法(融)、伍夫人

溫哥華培正同學會元老 陳嘉(38融社)遺稿編印成冊 「縈繞心間」長留培正人心

陳德華先生：

先夫陳嘉已離世五年，但他的言行舉止永留在我們家人的心中。雖然，人已渺，但笑貌音容永在。為着懷念他，子女們遂把他的遺稿編印成冊，永留紀念。

子女們對此書冊編印事宜，甚為認真及仔細，故稿件幾經修改。亦因他們俗務纏身，只能用公餘時間編排與校對，以致遲遲才付梓。

隨函附上《縈繞心間》乙冊，尚祈多多指正。

草此敬候身心康泰
陳潘誕申謹識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縈繞心間

父親遺稿彙編



一九三八融社學長吳樹熾博士逝世

一九三八融社學長吳樹熾博士C.B.E., LL. D., J.P.於公曆二零零五年一月十日凌晨壽終於聖德肋撒醫院積閣享壽八十有五歲遺體奉移香港殯儀館治喪謹擇公曆一月十八日(星期二)上午十時在該館大禮堂大殮十一時辭靈隨即出殯奉柩歌連臣角火葬場火化。吳學長共有三子三女及男女孫五眾。

OBITUARY

ALEX SHU CHIH WU (吳樹熾), C.B.E., LL. D., J.P., beloved husband of IDA, loving father of DAVID, FREDERICK, PATRICK, ALEXANDRA, WENDY, WINIFRED, grandfather of MICHAEL, ROBIN, ANNA, SOPHIE, EVE, father-in-law of JONATHAN, SIMON, RICHEL, brother of EDITH, AMY, JEAN, EDMUND, ALFRED, brother-in-law of JANET, KWAI HUNG, WALTER, uncle of VIRGINIA, ANTHEA, CHRISTOPHER, STEPHEN, NICHOLAS, BENJAMIN, CHRISTOPHER, DANIEL, passed away peacefully at St. Teresa's Hospital on 10th January, 2005.

A FUNERAL SERVICE will be held at 10:00 A.M. on Tuesday, 18th January, 2005 at Hong Kong Funeral Home, 67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In lieu of flowers, please send donations to "UNICEF"

一九三九年級(鵬社)同學的老師們

林英豪

踏入二〇〇四年值鵬社同學畢業離校六十五周年，我們在母校肄業時，校址數易。高小時期至高中一年級在廣州東山。寄宿同學分別在澳洲堂與古巴堂。高中二年級時隨學校遷往鶴山縣城，居住「砲樓」，設備簡陋。及一九三八年夏再遷往澳門，校舍在盧家花園(亦稱娛園)，環境幽雅，另有一番風光。鵬社同學乃澳門首屆畢業生，迄今已是六十五個年頭。世局變遷，人事滄桑，我們的老師，老成凋謝，多已離世。然學生們歷年所受師長之訓誨，豈能忘懷。筆者就記憶所及，記述當年老師們，也讓後輩景仰。

其中多位師長亦是三、四十年代在母校就讀同學的授課老師，數十年往事，內容冗長，未敢多佔「通訊」篇幅，祇好簡述一番，「遺漏」與「錯誤」自不能免，請同學們見諒。(長文另載「鵬社通訊」)。

筆者一九三二年夏由港赴穗升讀東山高小六年級。那時黃啟明校長主理全校校政。高小監學乃李孟標老師(群社)，其他多位老師都是敬業社學長：張真想、廖壽柏(現居東山)、甄壽爵、陳景柱和李嵩壽五位。國文教師吳綺玲，英文科呂自立(勵社)，算術科黃公石，馮

星衡老師(馮校長尊翁)教書法。我們學習錢澧書體(顏體)。馮老先生和藹可親，我們非常敬重他老人家。

升上初中時，李榮康老師(九二級)任監學，李師高小時曾教我們音樂課。國文科有馮鴻述老師(敬業社)、韓一英老師(敬業社)、易凝甫和李竹侯老師。馬師授課兩載，與我們鵬社同學感情深厚，常有往還。韓師兼授歷史課，上課不帶課本，蓋歷年世界大事早深印腦海中。易、李兩位老師宿儒，國學造詣高深，講解課文詳盡，惟管教寬懈，兩位監考時，課室常有「貓兒」出動。初一英語科梅榮光老師(競社)，梅師風度翩翩，留母校兩年便返回美國，戰時國防部派駐東南亞諸國，近年居美國維珍尼亞州。初二史澤民老師，「史哥」(史可法)嚴師也，終年未展笑臉。張亦文師(張變)授初三課，長於文法方面。張師任教母校多年(三十年代初期迄六十年代在港校，趣事多多也。)張永輝師畢業燕大，亦授英語課。數學科劉榮珍老師教中一(同時兼教高三)，其後移民澳洲墨爾本。何崇柏師(敬業社)授中二、三課。化學教師是林藻印。地理科有劉志佳與楊維忠老師(勵社)。何安東、鄺

秉仁二師(陸社)分別授音樂課，鄺師兼樂隊教練，後任澳校校長，退休後移民美國，現偕夫人返澳門定居。勞作科由梁少初老師任教，離校後養蜂為業，乃蜜蜂大王，滿臉長鬚皆蜜蜂，此乃商標。美術科教師吳馥餘(奮志社)曾在日本「東京美術學院」深造，他一直授課至我高三畢業班。初中童軍訓練由張耀庭先生擔任，但高中的學長們組成的「羅浮隊」也給我們許多指導。

高中時期，高中一是在東山母校最後一年，翌年遷校鶴山縣城，校舍環境大不如前，學生入學人數銳減，許些教師亦因個人條件未隨校遷徙，鶴城時教職員四折支薪，生活甚為艱苦，我們升上高中，李炎玲、林瑞銘兩師(均為一九二三年級)前後任教務主任。林恩光師(勵社)為監學。澳校時莫京老師(一九二二年級)及黃錦均老師(會仁社)任正副監學。阮其鉅師(會仁社)任宗教主任，蕭維元師(會仁社)任圖書館主任，體育主任先後為曾有濟及黃紀良。黃師乃我國足球名將，當年訓練我籃球隊，稱霸穗市多年。國文科趙榮光老師(樂群社)教高一，曾創「不字排檢法」，風行一時。高二及高三則聘江浙籍霍衣仙及

王頌三兩位教師。授課鄉音難改，王師教高三時，批給作文分數甚為「慷慨」。英語科方面，美籍華裔李春節女士(Sarah Lee)教高一，發音純正，惟粵語欠佳，嘗謂學生嫌她給分太矮。敬業社學長趙自強教高二，一年後返回美國。美國務院曾聘他翻譯我國易經，惜因病故，未完成鉅著。陳以志(一九二二年級)與龔振祺(一九二三年級)兩師均為留美學生，專攻法律，同時任教高三英文，龔師更精於我國文學，又擅丹青，七十年代出版「雁聲詩集」並曾假港校開畫展。(去年昭社黃玉培與莫權英兩位同學重印該詩集面世，紅藍精神又一例證。)我

校數學科程度，自三十年代起，不斷提高，能與北方名校看齊，乃何宗頤師、朱達三師南返母校後積極改進課程與教學方法，立竿見影，「數學少林寺」之稱號，非偶然也。何、朱兩師均為奮志社校友，同為燕京大學數學系高材。朱師授我社數學科高中三年。高一時，即捨棄三幾何教本而改用近代幾何學。課本乃採用美國初級大學之教本「Modern Geometry」一書(忘卻作者一人姓名)。朱師與我們多年相處，師生情深，在港校任教時，我社聘為永久顧問。朱師退

休後，移民加國。何師授高三課，教法由淺入深，學子極為敬佩。一九五〇年應港校林子豐校長聘，主理港校校務，至六十年代初期榮休。(一九八三年離世)。何師服務母校逾卅年，桃李滿門，高徒輩出，萬世師表。至於理科方面，許登文老師祇在東山授我們高一生物一年。(許師前是黃建勳老師，接替許師是丁汝南老師。)周逢錦老師(會仁社，學生稱「化學周」)，亦美籍華裔)教高二化學。我們物理老師乃是上海滬江大學物理系助教黃振鵬老師(敬業社)，黃師應黃校長之聘南來澳校。上任即改用Kinball & Cole's Physics為教本，銳意提升物理科水平，我理科人材輩出，非無因也，及後穗校委為「名譽校長」。地理科余鴻發老師教高一。繆鴻基老師教我們高三，那時他很年青，對澳門地方甚有研究，有專書出版。蕭維元老師(會仁社)教西洋史。蕭師後讀神學，被按立為牧師，曾在大馬任校長及任檳城神學院院長，後移民美國德州。音樂科高三加入蕭文先生上課。美術科吳馥餘老師是我社授課最長久的老師，由初中直至高三。學習美術，既要天份，又要下苦功。吳師諄諄善誘，培育了不少青年

美術家。我社有兩位他的得意門生。鄺耀鼎是西洋畫印象派大師，在歐陸大城市曾開畫展。何國釗曾是新加坡名建築師。名師出高徒也。吳師服務母校四十載，其生徒曾編刊「吳馥餘書畫集」。我們上公民課很輕鬆，考試亦無壓力。李秀山老師教公民課多年，她上課時或加上述些愛情故事，並好吟詩作對。趙毓毓老師，講話風趣，上他的課不覺枯燥。高中學制本有三年軍事訓練，並有「集訓」。但當年時局緊張，我們高一軍訓一年，請得教官徐來來操練，一年易過，也沒有深刻印象。其後遷澳門時，高二高三學生召赴廣州北部沙河雞頭坑「集訓」，亦因廣州局勢危急，不到旬日亦解散了。

我們在高三畢業班時，最痛心和不幸的事，就是我們敬愛的黃啟明校長，因積勞成疾，病逝香港，返回天家。「哲人萎，將安仿」，我們畢業期間，最需要黃校長指導的時候，他卻離我們而去，怎不使我們傷痛。我們紅藍兒女，能牢守着黃校長給我們的教訓，才可告慰黃校長在天之靈。(母校校董會隨後委任楊元勳先生繼任校長。)

拙文到此告一段落，「遺漏」與「錯誤」再盼原諒。

一九四三鋒社同學消息 黃日強田華湛返天家

筆者為文時心情非常沉重，因為二〇〇四年上半年本社失去兩位敬愛的社友，一位是黃日強同學，二月五日在加州去世，另一位是田華湛同學，四月於澳洲安息。

黃日強社友是新會人，出生於澳門，曾居香港，畢業於澳門培正。抗戰末期就讀重慶中央政校外文系，戰後曾在澳校任教，再回南京政大完成學業。因受感召決志信主一奉。一九五五年畢業於香港浸會神學院，曾任香港堅道浸會牧師長達廿一年。一九七六移居美國，主持田納西州文化市華人浸會十八年，退休後移居加州，任美加華人浸會聯會總幹事。

黃同學曾在美南浸信會南方神學院獲得神學博士，又曾擔任香港培正校董、港浸信聯會主席、全港華人基督教聯會主席及世界聯會理事會委員等職，去年八月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行的培正同學大會慶祝鋒社六十週年黃同學出席時已略顯疲態，會後曾參加阿拉斯加遊輪旅行，

返美後檢查癌症未有起色，二月息勞歸主，一月還曾與筆者通話竟成永訣。黃兄為主工作一生，榮神益人，個性堅持執着真理，在其講道文獻中均可感受，筆者從培正到重慶都曾與黃兄同學，以後在台、港、美、加見面多次，懷念不已。

田華湛兄是香港分校同班，也是球友，本班丘啟超有言，「田雞」（華湛花名）是我班最靚仔的，他個性活潑熱心，對同學尤為熱情，曾任港同學會副會長，無論去甚麼地方，住到何處，都與同學打成一片，團結海內外校友功不可沒，華湛兄與筆者曾在香港台北等地見面多次，最後一次是在母校一百一十週年港紀念會中，當時身體還未見有何異狀，據澳洲雪梨盧定濤兄告知，華湛是因血癌去世。盧兄代表同學們專程駕車去澳洲首都坎培拉參加華湛兄喪禮，連車程在內，一天來回花了十六小時，備極辛勞。下面摘錄盧兄報導：

拉會長龍基逸及當地同學四人均出席參加，定濤並為各地同學代送花籃以示哀悼。喪禮取天主教儀式，親友報告生平時均指出華湛兄一生服務社會熱愛培正，發揚至善至正的精神，而遺照上更結上紅藍領帶，顯示對母校的濃厚情感，最後由四位校友扶棺送往墳場下葬，定濤兄並代表鋒社社友對其夫人及家屬作最誠摯的慰問。

桂林培聯民卅二社（同鋒社）在洛杉磯小聚，台灣鋒社鍾榮凱四月份訪美路過洛城由桂林培聯前社長何培焜約集同班梅福基及符運強在蒙特利公園市茶敘，「何培」去年曾參加溫哥華大會，梅參加數年前在加州「太浩湖」的培聯班會。一別數年，本班已少了張月星、秦德華、胡小仲、陳炳輝、張振文、黃潔和等人，不勝唏噓。何培又報告與本班李秀見面探訪周劭蘭老師之經過（已有另文報導），然後殷殷話別，互祝珍重。鍾榮凱訪問美國四大學，筆者在四月份以三週時間訪問了美國四所學校：南阿拉巴馬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夏洛特分校）、維琴尼亞共和大學、及北愛荷華大學，分別對大學部及研究院學生講課，此行是由美國公關協會主辦，訪問各該校的公關傳播主修班級，講題是「新崛起的中國經濟勢力與對世界公關的影響」，分析中、港、台的現勢及對公關的挑戰，並與各校討論學術交流，課程及教學法等，獲益良多，筆者現仍屬「退而未休」，繼續在台北世新大學公關及廣告系兼課，並擔任公關基金會常務董事負責國際及大陸交流事宜。



桂林培聯一卅二（鋒）社在洛杉磯
左起：鍾太、鍾榮凱、何培焜、符運強、梅福基



鍾榮凱對北卡州大學學生講課



左起：鍾太李兆璋、丘太王容清、鋒社丘啟超及鍾榮凱

一種「蛇疹」症，持久未能根治，乃遷居氣候較乾燥之拉斯維加斯城西北邊靜養。啟超兄全力照顧愛妻，極鮮外出，筆者四月路過往訪，多年不見，可惜時間太短無法長談。丘兄出示其手撰打油詩一首，具見伉儷情深，全文照錄如下：

「妻病了：尾月零零年，蛇疹侵右面，癒後神經痛，痛得很纏綿。八月零一年，全月無睡眠，體重減十磅，幾乎魂歸天，西藥能止痛，又怕副作用，中藥全無效，針灸亦無功，手術無人試，恐防難操縱，上天既無門，入地更不容，外表看似好，內心苦難告，生活落千丈，家務一團糟，倒瀉一籬蟹，初時實難挨，馬死落地行，惟有勉力捱，倖我自幼時，生成鄉吓氣，一手能煮飯，一手能洗衣，又識灑掃地，又識洗水廁，黎明立即起，勝過老朱子，想當初，一帆無阻，而今日，白首坎珂，一旦生病更難過。莫提起，尤自可，提起來，珠淚滿江河。」

啟超兄還道出一段我們從不知道的祕密，原來他夫婦是「武林」高手（「舞林」），與在溫哥華的黃棟生同學同屬交際舞高級大師，但丘則謙稱黃棟生夫婦才算一流。

懷念凌子鑿老師
港分校教我們國文的凌子鑿老師是初三時代給我們打好國文根基的優良教師，丘啟超同學對凌先生所教的一首詩念念不忘：
「八刀分米粉，千里重金鐘。曲谷鹿獨宿，西溪雞齊鳴。十日心思，思祖思宗思父母。十身言謝，謝天謝地謝君王。」構思之工整巧配甚為精彩，仍用廣東話來讀更為傳神。

（台灣鍾榮凱執筆，澳洲盧定濤、美國丘啟超共同報導）

一九四三年在桂林培聯的日子雜憶

(一九四三鋒社鍾樂凱培聯民卅二社)

培正同學通訊163期

有兩篇關於桂林培聯的回憶，一為桂校劉曙春同學所述1942下半年到1943大撤退的故事，另是坪石培聯昭社趙利民同學所作長文描寫坪石桂林兩校建校經過，搜集資料甚豐，至為感佩。關於1942-43桂林培聯成立第一年的中史話，同班張振文同學曾撰文發表，撰文兄三年前病逝於墨爾本，桂林回憶應有「續集」，振文主修新聞，筆者公關，因此覺得義不容辭，執筆補充史實，惟因年代已久，若有漏誤之處，仍盼師長同學指正。本文主要根據是我班當年印刷的畢業紀念冊。

一九四一年一月，日軍突襲珍珠港，同日攻擊香港、星加坡等地，香港於一週後淪陷。翌年港分校同學分撤澳門及內地。坪石培聯主任林瑞銘先生前往桂林籌設聯校，租到四會街十一號為校址，籌備僅十天即開始上課，

報名者八百餘人，但校舍僅可容二百餘人，所以只開了高初一各二班，校務由林先生代理。時香港與內地交通尚未恢復，函電都不能直達，培道離港抵澳開學時始悉桂校開學消息，乃派鄭樂山先生和溫耀斌先生去桂林並授權創辦聯校。他們到桂後向美國差會借到房舍，即前「儲才女校」校址作為培聯之用，但在磋商期間，林瑞銘主任須回坪石主持校務，鄭先生要返澳報告及搬運圖書儀器，所以留下溫先生在桂林主理。1943年九月招考高初中各級新生及轉學生，報名者達一千四百餘人，而校舍只能容納四百五十餘人，除了收容港澳兩校來桂學生之外，實際上只能收兩百餘「新生」而已。因為培正培道頗有聲譽，不少由港澳入內地的他校學生慕名而來者甚多，限於名額不能多所收納。當時教職員多為港澳兩校班底，學校可以引以為傲

的是不受戰火環境影響，仍能維持基督教精神，不負前人締造之艱難。桂校第一年有教職員15人，學生50人，高中分六班，初中五班，寄宿者受限於房舍設備，僅容30人以上。摘自溫耀斌校長的報告。

桂校當時的教師都是兩校的菁英，如周幼蘭姑娘是美籍華僑傳教士老師，專教英文，每日第一二堂上課，上堂必先小考，同學頗有抱怨其過於嚴格，但畢業後大家都說當日若無Miss Chow，我等之英文基礎何來？今日又何能與他人相較？周姑娘戰後回美放棄小姐生涯，與李先生結婚，但若干年後李先生先她而去。我這個人包括胡小仲、李秀、陳宗澤及筆者曾專程去德州拜訪時已獨居的周姑娘。

易鐵尹先生是國學大師教國文兼訓育主任，我們的國文程度是在他督促教誨之下不斷提升的，在我們的紀念冊中

易老師寫了五頁勉勵我們做人做事的話，言語懇切，至今難忘。易老師居廣州，百齡高壽，弟同慶。易老師又為我民卅二社社歌作詞，文曰：「因緣巧合，蒼萃英才，兩粵三湘蘇浙海外，好身手，發研磨厲，憑錘鍊創造未來。至善今至正，毅貞今誠愛。記取母校明訓，勇往直前無礙。哲人不遠吾其與歸，允良恭儉沒身不殆。不謫不移不屈，養就浩然氣概。」充份描寫本校我班集体英才，結納兩校精神，向前邁進的胸懷。曲譜由班友梅福基（習小提琴）取材自西方某曲之旋律（後在唱片中聽到一時忘了原曲之名）。

教務主任劉公鐸先生，其女晶雯亦就讀我班，現失聯絡。事務與財務主任是杜耀華先生；宗教幹事鍾銘鈴先生原是港分宗教老師；陳翊湛老師教歷史兼我班話劇導演；體育老師彭榮國又名「彭牛」，形容其體格強壯，率領校隊常在外打勝仗。賈國永老師是「外省人」教物理，常在宿舍中實驗自製透鏡鏡片，我等多以好奇的眼光去看這位有點像發明家的學者。梅甸初老師教地

理，記性特別好，講課內容豐富，也是一位運動家。

- 每晨必跑警報——上午第一堂上不了多久獨秀峰就扯起「大燈籠」，那是空襲警報的開始，不旋踵敵機已逼近掛起兩球，警報齊鳴並有擴音器宣佈敵機即將臨空，這時師生們紛紛到學校附近山洞躲避，敵機轟炸一輪或與美空軍志願隊空戰結束後到中午才解除警報，一個早上就此浪費了。
- 食霉米——有一陣子不知如何，校方配到的米是水淹過的，發霉有臭味但不得不吃，也沒有因此生病，爛命一條。
- 抗戰文宣——桂林舊城牆有幾個門，當時我班參加對外壁報宣揚抗戰；何培焜與我三更半夜搞「大字報」到城門內牆張貼，天亮始返宿舍。
- 天然浴池木龍洞——灑江邊木龍洞離校甚近，夏天每日課後到該處游泳兼洗澡，在洞邊木排練習跳水，或租駛獨木舟鍛鍊體力。
- 中秋夜泳大啖柚子——桂林中秋氣候已相當寒冷，小夥子不知好歹，半夜到江邊游泳。秋節前後載運廣西

名產沙田柚的船隻雲集，隨意選購，食到飽為止。

- 蓮池水洗澡——記得是那一陣子，水井還沒挖好，又沒有自來水，要靠校工到附近運塘挑水供大家使用，池水不但不清，且混有水藻、蝌蚪，也不能不用。
- 臭蟲橫行——「木虱」是當時特產，每晚出來肆虐，大家住在宿舍木牀高低鋪，自習完一上牀就被咬到天亮，睡眠不足何能讀書，真是天曉得！
- 復活節「執蛋」——復活節之晨校方預藏雞蛋多枚於校鄰之「李子園」草堆樹叢之內，哨聲一響，全體同學飛奔跳牆去搶尋，是難忘的教會傳統。
- 話劇表演——劇本是抗戰故事，舞台自搭。男主角何培焜，女主角張月星（已故男才女貌，演出動人。女主角劇名「白芝」，以後月星被我們叫了此名幾年。
- 紀念冊手製封面——抗戰時物力維艱，畢業紀念冊的布封面由女同學親手繡上社徽字樣，她們從未學過繡花，但功夫不弱，令人敬佩，惜因戰亂大部份已失落，筆者倖存一本。
- 籌款募捐——同學錄需款甚鉅，大家想出一策，借名伶金素琴在桂演出的機會，取其門票若干義賣募款，卒能達到目標。
- 畢業旅行——當時生活困苦，要辦畢業旅行談何容易，我們與在桂林近郊良豐的廣西大學商洽，到該處作畢業旅行，皆大歡喜。
- 會考出色——當時高中畢業必須通過省教育廳主辦的中學會考。我等在考前一日故意「放鬆」去灑江游水，會考之日培聯同學率先出場，並非因考不出而早退，而係答得準而快。我的表現令人側目。
- 體育場擺地攤——畢業之前分別參加大學考試，各有中的，以後就各奔前程，有些自港澳來者無家可歸，考取的學校或有公費、制服、食宿等供應，因此可以減少自己原帶來的一些行李換取路費，乃加入桂林體育場當時最流行的學生地攤賣衣物的行列，學校仍容許畢業生在宿舍住一兩個星期，以後就各走東南西北，有的人一別六十年再也沒有見過面。

周紉蘭老師

—— 103歲 ——

居於美國德州



一百〇三歲的周紉蘭老師



趙浩然(左)與何培焜

桂林培聯民卅二社(同鋒社)

● 消息數則 ●

(前社長何培焜記，社友鍾榮凱摘錄代投)

去年十一月下旬何培焜老社長專程由洛杉磯前往侯斯頓探訪同班的李秀同學，李同學特差其三公子雪濤開車陪同參觀太空中心及大學醫學及癌症中心(「何培」本身是退休醫生)，翌日又去柯士甸參觀市府大樓、大學等處。何培忽然想起六十年前在桂林教本班英文的周紉蘭姑娘，戰後返原居地柯士甸，後來結婚但夫婿又已返天國，周老師教學嚴格，和藹可親，造育培正、培道人材無數，十幾年前李秀與陳宗澤、胡小仲(已故)、鍾榮凱等曾去看過周姑娘，此後只聞她身體虛弱，失去聯絡多年，何培就決心一探究竟，先從當地「第一浸信會」打聽，因周姑娘是美南浸會的「差傳教師」，果然皇天不負

苦心人，馬上得知周老師住在一間老人護理院，立即驅車前往，引見到她正坐在大堂電視機旁輪椅上，午睡剛醒，何培即趨前緊握周老師雙手，深深致意問安。據何培憶述，周老師非常安祥地看着他，何培即描述桂林時代的同班同學及同事等以喚起她的回憶，當時周老師似乎靜靜地聽，但臉上的表情沒有甚麼變化，也沒有講一句話，證實了傳聞的失憶症，不好多打擾她，只好趕快拍照留念。可以安慰的是老人院居住環境整潔，老師衣着乾淨，所得照顧也周全，能和老師再見面已達到半世紀以來的心願，相聚為時不過十五分鐘，殷切道別，默祝平安。(附相片，攝於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廿四日)

另一位百齡老師

易鐵尹居於廣州

當年在桂林教國文的易鐵尹老師也達一百零三歲。久居廣州，本班同學歷年均有前往探訪。去年易先生曾有函致何培，字裏行間亦感覺其手書顫抖有甚於前，思路似稍遲滯。易老師不但督導我們的國文要求嚴格，又在我們畢業紀念冊中為全班同學的性格作個別的分析與觀測，時至今日我們重溫其評語，仍十分欣賞其準確度。桂林一英文老師、一國文老師，均蒙上主福佑超過百齡，我眾感恩。

李秀化療情況穩定

趙浩然返滬定居

慈姐近住密蘇里州

李秀是李薇之兄，居德州，何培稱他夫婦身體還好，太太曾患甲狀腺毛病現趨穩定，李秀還胖了些，可持手杖行走及短途開車。大腸癌經化療後情況穩定仍定期檢查，可堪告慰，去年未能參加溫哥華聚會為憾。

當年的「慈姑」趙浩然文武全才，功課及體育表現傑出，是我班唯一上東北(瀋陽)幾十年的同學。晚近曾移居紐西蘭，再回上海與女及女婿同住，兩老相依，浩然照顧太太甚週，令人敬佩。何培在去年九月曾經滬前往訪問。

(附照片是前年尾所拍「慈姐」是周紉蘭老師高徒之一，原居加州，近遷往密蘇里州。新址是：

Mrs. H.H. Chan
1007 Palo Dows Dr,
Chesterfield, MO 63017
Tel (636) 891-8002

周老師仍在世

寅定學兄：

兩月前投稿同學通訊一文敘述「六十年前的桂林培聯」，當時教員中有周紉蘭姑娘(Miss Chow)戰後返美國，結婚、夫喪，後來我們同班幾人曾去德州探訪，某年她在家跌倒(似中風)送入醫院，家由侄輩接管，後傳聞去世，現查明她仍健在！因為鋒社前社長何培焜最近去過Houston訪我班李秀，由李之子駕車去醫院看過Miss Chow，已達103歲仍有知覺但無法對話。

祝聖誕快樂！

弟鍾榮凱敬上 2003.12.18

● 月 會 ●

每月首個星期三
假同學會會所舉行

月會專題：下午七時開始

每月不同專題講座

晚膳：會後飯堂。每位80元，
師生50元，金禧學長25元，
鑽禧學長免費。

寅定兄：

培正通訊確實是我們每個校友最佳的精神食糧。每期「通訊」一到手，我總要一口氣把它讀完，它帶給人培正一家親的溫馨感受。

此前有關「校名註冊權」的風波把絕大多數校友都團結起來，紅藍精神得以發揚光大，大快人心。「通訊」在這個戰役中立了功，還得感謝雷會長的領導和編輯老兄的辛勤勞動。

七老八十的人都悟出一個道理，就是萬般往事已成定局也就已成過去，豁達處之，多想亦無謂，唯有懷念起故人卻有依依眷戀，情何以堪的情結。

出於對一些培正人一段培正生活的緬懷，驅使我要將自己所思所想為文獻醜，不過如果認為「漫談橋牌」涉及的圈子過小，雕蟲小技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而不被採納我亦不以為逆。

我的書寫用橫排而不是直行是為了方便，也許這會帶來別人的不方便，萬望原諒為感。

謹頌時安

1944年昭社 黃澍基 敬書 04年4月4日

我會在4月中至10月中回中國一趟。

(一)我接觸橋牌之始是在抗戰末期就讀於坪石培正培道聯合中學高三那一年。為了逃避寄宿生受到早操、軍訓等諸多管束，留多些時間溫習功課以準備考大學，我們有些同學便改走讀，在扈竹村租屋住。我們六個人住處稱梅廬，其中何宜(何宜忠)、又婆(陳浩然)、皇家仔(黃家源)三位現已作古；尚存Miss(廖質培)、亞丫(張文筆)與我。村裏還有亞祖(陳念祖)一家；麥月英(陳念祖)三人；林治平與大舊(林灼耀)一伙；亞Dog(謝培之)與伍光優又是一伙；另外趙宗謙、李耀煊則住在村

人算不上從中大畢業。另一頭。皇家是從香港喇沙書院轉來培聯的；他向我介紹了當年國外流行的橋牌叫制是與中大學生的叫法頗有迥異。中大從雲南靖江遷回粵北坪石；除醫學院在樂昌外，文理法農各學院均在坪石，分佈連綿數十里之廣。每個週末我都去理學院我姐姐處補充點營養，故有機

會參觀人家打橋牌。當年國難當頭，大學生都是窮小子居多，既無電影娛樂，又無閒錢上茶館消費，因此湊夠四個人一桌，打起橋牌便可一消永日。甚至有句流行語，謂不打過橋牌的人算不上從中大畢業。

茶館都貼出「莫談國是」的誠牌；這也促成了大學生盛行打橋牌的風氣。當年在校本部，培正高班的有黃耀群(鵬社)、黃庭柱、許大偉(磐社)，羅維東還主持了幾間廣州的教會學校男女同學數十人開Party以歡迎入讀中大、重大的新生。當年在柏溪有磐社林日衍、斌社何新民、鋒社關葆權、郭益基、港分鋒社仔仔黃卓異、黃卓越；昭社有曹傳詠、連登庸和

加了三線建設(開發西部石油)而定居於四川成都。他曾返港取回港籍；在石化總工程師任內病退。52年我與幾位社友去成都旅遊，跟他一齊慶祝了昭社金禧；翌年他便與世長辭了。

我，港分昭社陳國濤等(張錫光是遲一年才入中大的)。當時已參加了共產黨地下工作的關葆權把二、三十個廣東仔、廣東女組織起來，在週末練唱聖母頌、黃河頌，少不免也打打橋牌。何新民早一年已在柏溪，以老大哥資格從學習上、生活上打波打橋牌，處處給我多方面的幫助，我們關係之密切有如形影相隨，出雙入對。

及抗戰發展到日寇進佔了貴州獨山時，整個陪都人心惶惶。我幾個姐姐亦學人家搜購馮強膠鞋，準備有朝一日要隨隊跑去西藏繼續「抗戰」云云。當時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的梁寒操(淡叔)乃兄，曾在培正母校任教)號召組織十萬青年十萬軍。一時間又有招募留英海軍、留美海軍、留美空軍、孫

國難當頭苦艱窮 大學生橋牌遣興

2001年參加完東山母校校慶暨大佬班暨社鑽禧後，我突然中風，幸在親友協力送院搶救下檢回老命。回美後已處於風燭殘年，只能勤打

橋牌，冀能延緩衰老並刺激思維活躍。我能樂此不疲，樂在其中，當然得感謝老伴與家人的支持與寬容。



十萬青年十萬軍 培正仔投戎赴國難

(二)當年我考入重慶中央大學；校本部設在沙坪壩，一年級則在離校本部十里之外的柏溪；我們走水路去校本部，湊巧搭上專運柑橙去重慶的木船還可以任食，但不能消走，民風淳樸得可愛。四川到處有茶館，設有一「馬關」只供應瓜子花生，泡盅茶可以任坐一日；所有

我，港分昭社陳國濤等(張錫光是遲一年才入中大的)。當時已參加了共產黨地下工作的關葆權把二、三十個廣東仔、廣東女組織起來，在週末練唱聖母頌、黃河頌，少不免也打打橋牌。何新民早一年已在柏溪，以老大哥資格從學習上、生活上打波打橋牌，處處給我多方面的幫助，我們關係之密切有如形影相隨，出雙入對。

立人將軍麾下的遠征軍、譯員班等乘時而起，掀起了知識青年投筆從戎的浪潮。我與新民親如兄弟，思想一致，行動一致；冒着漫天風雪，投奔數十里山路外的遠征軍兵站報到。當時營地亂糟糟，人頭湧湧，食大鑊飯，睡禾稈地鋪，不知何日才走上軌道；於是我們當機立斷，翌日又趕下山回重慶改投留美空軍。初時我們都報考需要大學生資格才可報考的甲種領航；但試題中的微積分方程我未學過，只有新民考上了；但他體檢遇上麻煩，幸得一位粵籍警官幫忙，偷龍轉鳳般把我的體檢結果給他作頂替，結果我們都考上了。我是編入飛行班)。於是又一起往四川銅梁空軍入伍生總隊報到。甲領班的學員都是大學生，以交通大學的最多，其他來自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同濟大學、西北大學、齊魯大學、四川大學等等。營地生活一有空，大家都愛打橋牌消遣。受訓還未到三個月，上級來了命令要取消甲領赴美受訓，把他們都遣送回大學讀書，我與新民兄便暫時分手了。入伍半年後我們第

被轉送成都雙流機場，一番體檢後又淘汰了近百人（細佬班虹社的馮爾錠也在其列）。當時帶隊去印度接受飛行訓練的吳國瑞是培正校友，原本是陳濟棠的廣東空軍出身。我們下一站是印度的臘戍營地；在飛越駝峰的機上，全機超過三分之二大吐黃膽水，惟有我們四個一直沉迷於打橋牌的人竟全無高空反應。在臘戍停留了半個月，當地猴子真多，日間我們往森林裏趕猴子玩，晚上猴群卻湧來我們營幕裏偷東西吃，好玩得很。營

地範圍外每見長達三、五米長的大蚰蛇倒掛在樹幹上睡懶覺，人不犯它，它亦不犯人；雖云和平共處，但也夠驚險刺激。之後我們到印度東部大城加爾各答再坐七日七夜火車去今巴基斯坦的拉合爾空軍訓練基地；沿途火車要停站加水加煤都有猴群跳入車廂尋找食物，待車再啟動時才撤離。鐵道沿線各車站都專設有白人餐廳，印度人不許入去進食。在這漫長旅程中，我們愛好橋牌的人日夜打牌，玩個不亦樂乎。

初生之犢培正仔 擊敗嶺南大學隊

(二) 〇五年我從杭州寬橋航校開小差回到廣州老家，剛剛錯過了考大學時間，賦閒在家便與新弟兄重又拍檔打牌（他已轉學到石牌中山大學）。他住在東橫街，同屋皆東莞明修堂一幫人，是因薛岳將軍入主粵政而身居省府要職，他們的第二代（即何新民這一代）便在天台涼棚設立橋壇；我們常玩到三更半夜，聞街上梆梆聲雲吞的來了吃罷消夜才散。我與新民又常到警社林效誠在東山貓兒崗的家中玩

牌；我家在隔鄰竹絲崗，林誠的牌伴是警社李國賢（我社李愛玲哥哥）住在他的對面屋；他們都在等待赴美留學。有時又會去東山新河浦鄉至毅家玩，他剛從美國讀書回來，向我們介紹了些美國流行的叫牌制式。

當年在東山最具規模而水準又最高的是設在電廠廠長府上的東山橋牌俱樂部。主要成員為母校老師何宗頤與朱達三，斌社的洗子祺及他姐夫朱鍾昌等。後者剛從美國歸來，任省人

民醫院兒科主任。他們都是世界橋牌宗師 Cunderson 的忠實信徒，但在〇一年一次約戰嶺大學生隊作四人隊際賽中被我們初生之犢衝垮了（學生隊有孫爾中、陳季澤、張之彪及我）。我與新民兄亦常到東山保安前培正元老洗錫鴻府上玩牌。洗家三個乘龍快婿都是橋牌高手；除朱鍾昌醫生外另兩位是後來任廣州體育學院教授的朱竹友和曾在解放後上海第一屆橋牌代表隊選拔賽中獲得老年組冠軍的陸子卿。可惜的是反右鬥爭中，鍾昌與子卿均當了右派；前者被送去農村改造，在一次被鬥中自殺了。此事曾惹起大批村民圍攻當政者，要為造福群眾，被稱為「神醫」的朱醫生伸冤。

〇六年我家遷往澳門，又與新民兄重逢；我們常回盧家花園與馮棠校長及林湛將軍（後曾任澳校校長）打橋牌；因在暑假期間，日夜都有時間作此消遣。廣州解放不久，馮校長便回東山籌劃復校工作。當時台灣空軍常來空襲，最嚴重一次稱為三三轟炸，炸毀長堤南方大廈後面一大片房屋（社友黑肥陳秉權是在江門一次空襲中遇難）。多少

個晚上我都陪着馮校長巡視校園，他對東山區竟然有許多火箭升空大惑不解，深表憂慮。可惜天妒英才，不到半年他便病逝廣州。僅知道他已把從美國募捐到的一整套銀樂隊器材運回東山母校，尚有許多辦校計劃都來不及親手實現；馮校長熱愛母校、熱愛祖國的精神永垂不

朽。新民兄中大畢業後分配去東北，因家庭背景等政歷問題而鬱鬱不得志歷廿多年，終因埋頭苦幹，技術過硬而得到重用；在高級工程師任內去世。他曾代表東北在全國電業系統的橋牌比賽中榮獲冠軍；我猜想這一定會成為最能令他開心愜意的事。

數理功臣何頤 拉八省棋王下馬

(四) 〇六年我在嶺南大學時橋牌非常盛行。物理系主任 Kipp 伯、註冊主任鍾香舉等常與學生同樂。凱社同學中牌藝超卓的人不少，張之彪（亦培正校友）是其中佼佼者，他是繼何新民之後我第二位最親密的橋牌拍檔。我們還常常參加當年工學院教授

Farber Haln 在他府上主辦的 Duplicate 兩人論對賽，常有 5 至 8 檯人參加，每次比賽成績都有公佈；對大家的競叫水平及打牌水平的提高大有幫助。可惜之彪與我在 5 年都被劃成右派，經廿年在農村農場的勞改中耗盡了青春年華。右派生涯結束後雖授以教授職稱，但為生計所迫而去了台灣依親他

貴。凱社另一位牌友吳鴻邦也當上右派，後雖恢復大學教職卻選擇回去香港。〇年廣州市被邀請參加在北京舉行的全國第一次橋牌比賽，由於缺乏裁判與教練人才，邦仔與我便陰差陽錯地擔任了該等職務，隨隊去了趟北京。

〇年我在九龍遠東航空學校習飛，常與一滬籍姓鮑的工程師一起回何文田培正分校與何頤、朱四兩位老師敘舊打牌。想不到卅年後在美國與一位卓先生打牌，他說起在港時曾向一位中學校長請教，盛讚其橋藝之高令他敬佩不已，原來他說的正是何頤老師。何頤在抗戰前已回母校任教，是促使培正數理科教育蜚聲海內外的一面旗手，其

人品風範深得人們的讚許。老培正人所津津樂道的是在抗戰前最後一屆省運會上，邀請了當時號稱八省棋王的謝俠遜南下擺擂台；原在廣州的黃松軒、馮敬如等四大天王都無一能戰而勝之。想不到卻被何頤這無名小卒拉下了馬，為培正學校增光不少。反右前我一直在市體委工作，當時要開展新的運動項目，我手頭弄到一本俄文版的水球運動資料，由於不識俄文便想起因當年的大專院系大調整從嶺南調去華南師範學院的鍾香舉老師，他改學俄文而當上俄語教研室主任。就憑一點結緣於橋牌的關係，我便求他幫忙翻譯，果然不出一個月時間，鍾師便將全書譯出，寄回給我。我們廣州水球運動的開展走在

橋牌走資被打壓 神仙會中得重生

(五) 〇年廣州解放，人們冀盼祖國前途得以枯木重生，甘於過艱苦樸素的生活；對跳交誼舞、玩橋牌被視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而批判亦只好接受。可是從文化大革命揭露出來原來毛劉周朱個個革命領袖從延安窯洞時代起已不斷

在跳舞；鄧小平亦可以動用專機將北京市長吳晗等人接往東北陪他打其橋牌；正所謂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〇年搞的反右鬥爭，將五、六十萬被認為不夠貼服的知識份子打成右派（佔當時全國知識份子四分之一）送